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徐廣曰固陵在陽夏晉灼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為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縣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

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為王未為分畫疆界分扶問翻余謂韋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劉昭志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

際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唐為陳州自陳以東至於海并齊舊地盡以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易以豉翻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縣屬廬江郡括地志舒今廬江之故舒城是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從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為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為廬壽滁濠等州之地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李奇曰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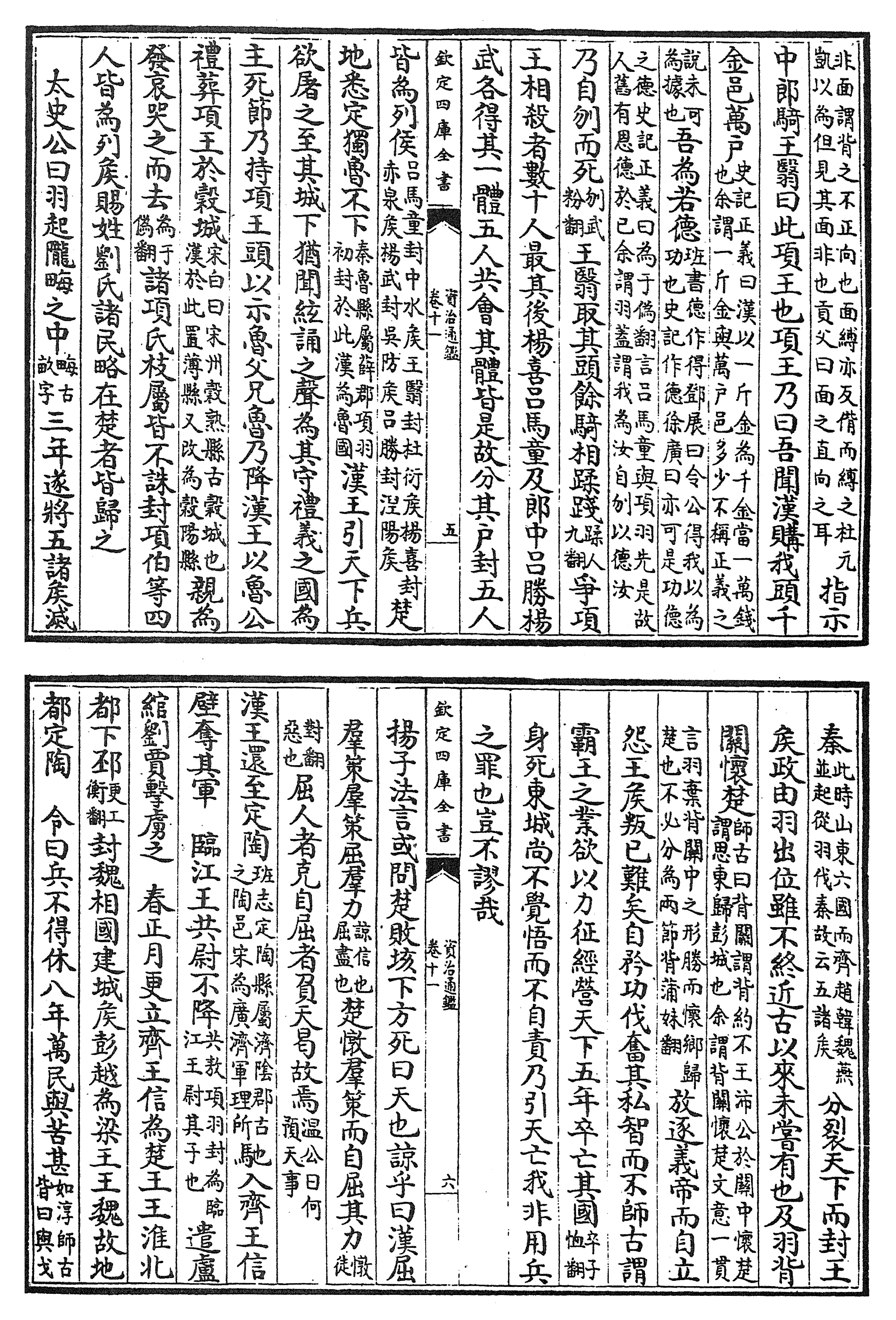
汶縣聚邑名汶下交翻張揖三蒼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按垓下是高岡絶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垓音該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重直龍翻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畧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歈越吟耳若以鷄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鷄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有鷄鳴時乎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忼苦廣翻行戶剛翻泣目中淚也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

曰騅孔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屬之欲翻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紿蕩亥翻欺詐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

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鄉鄉讀曰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郎中騎即漢官所謂騎郎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益翻易如字師古曰辟易謂開

張而易其故處宋祈國語補音易以豉翻未知其何據 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舡待項王即此地今據烏江浦在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即亭長檥船待羽處 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儀一音俄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耳鄒誕本作樣船以尚翻劉氏亦有此音

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



非面謂背之不正向也面縛亦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貢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指示中郎騎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余謂一斤金與萬戶邑多少不稱正義之說未可為據也吾為若德班書德作得鄧展曰令公得我以為功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史記正義曰為于偽翻言呂馬童與項羽先是故人舊有恩德於己余謂羽蓋謂我為汝自刎以德汝乃自刎而死刎武粉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蹂人九翻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五人皆為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秦魯縣屬薛郡項羽初封於此漢為魯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宋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薄縣又改為穀陽縣親為發哀哭之而去為于偽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畮之中畮古畝字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並起從羽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沛公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彭城也余謂背關懷楚文意一貫言羽棄背關中之形勝而懷鄉歸楚也不必分為兩節背蒲妹翻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卒子恤翻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諒信也屈盡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翻惡也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溫公曰何預天事

漢王還至定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臨江王共尉不降共敖項羽封為臨江王尉其子也遣盧綰劉賈擊虜之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更工衡翻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師古皆曰與戈

庶翻貢父曰與讀曰歟助辭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殊死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貢父曰予按說文漢蠻夷殊然則殊自死刑之名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受命因而不改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為皇帝于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括地志漢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汜數劒翻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高祖母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師古曰媪女老稱音烏老

翻詔曰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惟天子獨稱之漢制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此為異也制書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誡敕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粤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吳芮封衡山王都邾今封長沙王都臨湘番蒲何翻又曰故粤王無諸世奉粤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

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粵王無諸句踐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今復以封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徐廣曰今建安侯官地史記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應劭曰閩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非也音緡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

帝西都洛陽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翻還也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矦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非七大夫已

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傜賦也復方目翻帝置酒洛陽南宮括地志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上曰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也但言上不敢言尊號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徹通也應劭曰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諱改曰通侯亦曰列侯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臣瓚曰漢帝年紀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祖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師古曰張說非也若言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綰及張良陳平之屬皆在陵不得而先對也姓譜齊太公之後食采於高因氏焉陛下使人

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填讀曰鎮餽與饋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說讀曰悅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中尉事見九卷

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而得名島丁老翻　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事見上卷四年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尉酈商曰班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

也兵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言誅夷其族也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司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行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審此則古之所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自璽符自符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即古之旌節也鄭氏註以符節為漢宮中諸官詔符璽節為漢之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則知漢所謂節蓋古之旌節也賢曰節者所以為信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之眊三重此漢制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

曰駟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軺車而乘傳曰一封軺傳史炤所謂依乘符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若顏說簡而明傳張戀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為謙也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

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併步頂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更工衡翻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

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季姓也周八士有季隨季騧魯有季氏　數窘辱帝數所角翻窘巨隕翻困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髠鉗為奴自賣於魯朱家髠枯昆翻髠其髮也鉗其炎翻以鐵束頸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為于僞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

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藉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從千容翻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又翻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并與固也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戹困哉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齮同追而高祖獨與固言

也姓譜丁本自姜姓齊太公子謚丁公因以命氏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見賢遍翻帝以丁公徇軍中徇辭峻翻師古曰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

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丁亂翻）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隴西（姓譜婁邾婁國之後一曰離婁之後）過洛陽脫輓輅（蘇林曰輅音凍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三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洛音同）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

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衣著也帛繒也褐織毛布之衣也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班志邰縣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武功故城是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棄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之於邰音吐才翻積德絫善絫古累字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天下之中也諸侯

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遥翻）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卷讀曰捲）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升）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夷與痍同創也音延知翻）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

急卒讀曰猝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搤與扼同捉持之也亢音剛又下郎翻喉嚨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陜州東二殽山是也澠即澠池倍河鄉伊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蒲妹翻鄉讀曰嚮其固亦

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溉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溉灌之利故曰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音於阮翻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漕關東之粟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康曰委於偽切即委積之委輸即轉輸之輸輸舂遇翻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聚不假人力故曰

天府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師古曰凡言車駕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長安本秦之鄉名也高祖作都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曰奉春君也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道讀曰導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

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處昌呂翻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僊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

六月壬辰大赦天下　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據史記盧綰傳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綰家與上同里閈（閈音汗閭也里門曰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考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云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按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遷左丞相是時未為丞相又代地無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

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幾以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洛陽召之利幾恐而反風俗通利姓也）

姓譜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為氏上自擊破之　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雍錄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樂音洛項王將鍾離眛素與楚王信善眛莫曷翻下同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行下孟翻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

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第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黃石公三畧之言）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杻械繫者加以徽索）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

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順也建居偃翻瓴音鈴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境齊負以為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黄河故曰濁河也余謂孟津在河内去平原甚遠晉説失之拘蓋河流渾濁故謂之濁河也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横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余據班志齊地北至勃海有高樂高城陽信重合之地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

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不朝從朝直遙翻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遊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翻絳侯周勃灌將軍嬰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為信怨望謀反張本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從千容翻將即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

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普口翻　蕭何封酇侯班志酇縣屬南陽郡孟康曰酇音讚所食邑獨多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酇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樊酈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諸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被皮義翻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

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子用翻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洪氏隸釋曰元祐中洺州治河堤得漢北海淳于長夏君碑其辭有曰紹縱先軌又北軍中侯郭仲奇碑云有山甫之縱又云徽縱顯又司隸校尉魯峻碑云比縱豹產又園令趙君碑云羡其縱外黄令高彪碑云莫與比縱皆以縱為蹤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顏師古注云書本皆不為蹤字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據此數碑則漢人固多借用顏氏之注殆未然也羣臣皆不敢言張良為謀臣亦無戰

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見八卷秦二世二年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中竹仲翻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封陳平為戶牖侯戶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屬梁國耳徐又云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班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牖鄉屬陽武至漢以戶牖鄉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括地志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陳平亦十二月甲申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

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因無知見上事見九卷二年背蒲妹翻復扶又翻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填讀曰鎮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余據班史時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漢下邳地鄣郡漢丹陽地吳郡即會稽地蓋其地自淮東而南盡丹陽會稽也賈死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地也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荆遂行於世晉灼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固已稱荆索隱曰姚察按虞喜云總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羡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太康地志陽羡縣

本名荊溪從才用翻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薛郡漢之魯國東海秦之郯郡彭城後為楚國蓋封交之時得三郡地景武之後楚國僅彭城數縣耳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據此則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時亦嘗置郡矣自淮東至此雜用古地名固不純用秦漢所置郡名也師古曰外婦謂與旁通者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孟康曰此時民流移故使能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按言齊國形勝次於秦中故以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上以韓王信

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其地南至宛葉西北包鞏洛接于新安宜陽東有潁川而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韓王信剖符王潁川其地東兼有淮陽所謂北近南迫言其境相迫近耳不屬韓也宛於元翻葉式涉翻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兼有鴈門之馬邑也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杜佑曰秦馬邑城在朔州善陽縣界李奇曰被音被馬之被師古曰被猶帶也皮儀翻數所角翻上

許之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定也屬之欲翻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屬殊玉翻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柰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余觀帝初起令雍齒守豐雍齒雅不欲屬帝即以豐降魏可以見其有故怨矣雍於用翻數所角翻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僞翻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余按唐志什邡縣屬漢州蓋埀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四十步立縣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趣讀曰促漢之三公丞相職無不總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羣臣罷酒皆喜曰

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角翻）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觖古穴翻師古曰音决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音冀索隱音企）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師古曰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為宣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哉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鄂本出姬姓晉鄂侯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師古曰謂輕身走出也數所角翻下同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又軍無見糧見賢遍翻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古者君子必帶劒所以衛

身且聑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持尺寸之兵草曰罪麻曰屨皮曰履屨屨所以從軍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非淄川之東安平縣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上歸櫟陽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渡河此北河也在朔方北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韋昭

曰冒音瞞師古曰莫安翻索隱曰冒音墨又莫報翻後有所愛閼氏匈奴之閼氏猶中國之皇后閼於連翻氏音支下月氏同生少子頭曼欲立之少詩照翻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括地志涼肅甘沙庭州本月氏地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質音致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應劭曰髐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於近笴之處開小竅矢飛急則凌風而鳴鏑音嫡髐呼交翻習勒其騎射勒其所部使習其令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

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射而亦翻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復扶又翻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

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予讀曰與下同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處也甌一侯翻脫土活翻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冒頓遂滅東胡既

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居在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一年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膚施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膚施縣趙置秦因而不改今屬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也控口弄翻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使人責讓信信

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 郡國志句注山名在今鴈門陰館縣括地志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杜佑曰句注山即代州鴈門縣西陘嶺句音鉤又如字又音拘 攻太原至晉陽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 去羌呂翻除也後以義推易以豉翻下同 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呼火故翻 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 叔孫本出姬姓魯叔孫氏之後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朝直遥翻 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

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易以豉翻度徒洛翻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通爲使者而徵魯諸生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通事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帝凡七主且幾也言幾及十主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百年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汙烏故翻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遂與所徵三

十人西師古曰西入關及上左右為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也為纂蕝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子悅翻如說是韋昭曰引繩為綿立表為蕞蕞茲會翻賈逵曰束茅以立表位為蕝纂文曰蕝今之纂字即悅翻又音纂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肄弋二翻亦習也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及蕭何既起未央前殿自惠帝以後皆御未央而長樂為太后所居謂之東朝樂音洛先平

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先悉薦翻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治直之翻鄉讀曰嚮衛官俠陛衛官侍衛之官郎中及中郎執戟侍衛者是也俠與挾同挾殿陛之兩旁也或音夾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幟昌志翻於是皇帝傳警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漢書音義天子出稱警傳聲而唱以警外也輦出房沈約曰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從容宮中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不知何代去其輪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漢吏六百石銅印墨綬奉月七十斛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禮畢謂朝禮畢也師古曰法酒猶言禮爵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

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執法即御史也杜佑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令書其事秦漢為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定禮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竟朝言行朝禮至禮畢也朝直遥翻讙與喧同許元翻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使人易知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

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別彼列翻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治直吏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

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見下卷十一年）睹叔孫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秕同）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儒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

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迹於諸侯之國猶言歷聘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焉於虔翻善乎揚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趨七喻翻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上黨記晉銅鞮伯華所邑去銅鞮故宮二十里唐屬潞州宋白曰縣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

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余據班志圜水出白土縣西東入河師古曰圜音銀今銀州銀水是則白土縣在唐銀州界按圜字乃圁字之誤通典圁水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謂之無定河師古又曰曼丘毋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齊有曼丘不擇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

班志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班志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界句注山南杜佑曰代州鴈門郡治鴈門縣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隋改廣武縣為鴈門避太子諱也

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

大戴記曰盛陰之氣在雨

水則凝滯而為雪雨于具翻自上而下曰雨後以義推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什人之中二三墮指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曰代谷今嬀州余據唐嬀州在幽州西北此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平城建為代都蓋因代谷而名也唐屬雲州界欲擊之使人覘匈奴覘丑廉翻又勑豔翻窺偵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復扶又翻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見賢遍翻示也下欲見同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

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凡事已為而未成曰業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才汝翻止也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班志平城縣屬鴈門郡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括地志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遺閼氏曰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余謂祕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祕而不傳間古覓翻遺于季

翻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黄趙利期而黄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師古曰傅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嚮以禦敵也鄉讀曰嚮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

敬二千户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郡北平縣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贊注曰曲區句翻逆音遇非也顏之推曰俗儒讀曲逆侯為去遇票姚校尉曰飄摇票姚諸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為去遇也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壻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脚其形如箕曲禮曰坐毋箕孔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趙相

貫高趙午等皆怒貫姓也原伯貫之後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孱音潺湲之潺冀州謂懦弱者為孱師古音士連翻乃說王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為于偽翻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張耳亡國事見九卷元年復國事見十卷三年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豪至秋而纖銳秋豪言其細微也願君無復出口復扶又翻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長知兩翻倍蒲妹翻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

洿王為洿烏故翻染汚也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言獨以身坐罪帝之罪
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喜即帝兄仲也六年春正月以代地立喜為代王韓王信故國赦為郃陽侯班志郃陽縣屬左馮翊詩所謂在郃之陽者也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郃音合
辛卯立皇子如意為代王如意戚夫人之子後徙王趙
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

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説說讀曰悅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填讀曰鎮天下未定當克巳節用以趨民之急趨七喻翻而顧以宫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宫室而桀為傾宫孔子曰禹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桀為傾宫瑶臺以殫百姓之財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

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辛子恤翻罷讀曰疲未必不由鄭侯啟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先雖以婁敬張良之言西都關中然都邑未成則猶居櫟陽今未央[illegible]成始自櫟[illegible]都長安

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illegible]年更[illegible]宗伯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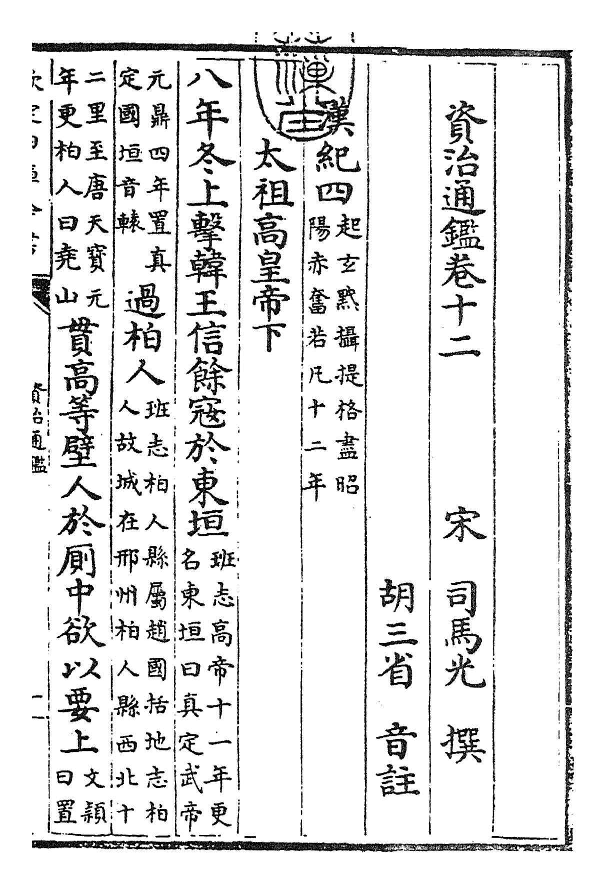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

起玄黓攝提格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國垣音轅過柏人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文穎曰置

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遥翻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既翻絺丑知翻紵音宁罽居例翻操千高翻余據錦織文也繡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縠縐紗也騎奇寄翻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下同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也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善翻少也）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與諷同）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

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近其靳翻）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妻單于（妻千細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

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下同）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齊之王族諸田也楚之王族昭

屈景也皆二國之彊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之所徙也屈九勿翻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枕之鴆翻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謀謂謀弑上事始上卷七年怨於元翻又如字變非

常也謂上告非常之事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貢父曰逮者其人存在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義也一曰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召之捕則加束縛矣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白也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而為檻形以版四周之無所通見史記正義曰膠致者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榜音彭剟丁劣翻索隱曰剟亦刺也應劭曰以鐵刺之也身無可擊者

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數所角翻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少詩沼翻而汝也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益欲求貫高平日相知昵者以其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班表郎中令之屬有太中大夫中大夫皆掌論議泄音薛泄姓也秦時衛有泄姬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言以義自立不受侵辱重於然諾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如今輿牀人輿以行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為時搒笞刺剟委困故以箯輿處之索隱曰服虔云編竹木如今峻可以舁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以北名

為荀郭璞三蒼注云箯轝土器音鞭泄公與相勞苦如生平驩勞力到翻相勞且問其所苦也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不讀曰否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謂以罪論抵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為于偽翻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悉則翻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復扶又翻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亢遂死蘇林曰亢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也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龍卽喉嚨也亢音岡又下郎翻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殺讀曰弑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塞悉則翻行下孟翻春秋之義大居正大居正者以居正為大也罪無赦可也

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　二月行自洛陽至

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田叔孟舒皆趙國郎中也從才用翻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有過之者故云無出其右也貢父曰古者居則貴左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班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初諸侯

王國亦置丞相統衆官羣卿大夫都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秩二千石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更以丞相何為相國自丞相進相國則相國之位尊於丞相矣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於萬年師古曰三輔黄圖云高祖初居櫟陽太上皇因居櫟陽既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馬　考異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故也今從之

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故特赦之

定陶戚姬有寵於上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

百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美人美號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從才用翻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長知兩翻守式又翻疏與疎同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吃音訖言之難也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重言期期貢父曰期讀如荀子目欲綦色之綦綦楚人謂極為綦孔穎達曰釋詁曰饑汔也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吉其近當如此史記稱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周昌又曰臣期不奉詔吉期者意亦與汔同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東廂殿東堂也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廂言似箱篋之形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為于偽翻幾居依翻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符璽御史御史之掌符璽者也屬御史大夫璽斯氏翻請為趙王置貴彊相為于偽翻相息亮翻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

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為呂后殺戚夫人及如意張本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考異曰史記漢書張良傳皆云十二年上擊黥布還愈欲易太子按百官表十年趙堯為御史大夫則是時太子位已定今從之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夏音賈豨許豈翻又音希徐廣曰為趙相國將兵守代監古銜翻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辟音闢除也屏除左右也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

將（將即亮翻）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為于偽翻）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魏無忌信陵君也）及為相守邊告歸（漢律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賜予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左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過趙賓客隨之千餘乘（乘繩證翻）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入見上（見賢遍翻）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

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說式芮翻誘音酉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秦滅趙置鉅鹿邯鄲郡漢始置常山郡杜佑通典曰漢常山郡故城在趙州元氏縣西守者郡守尉者都尉守式又翻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不讀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將即亮翻下同見賢遍翻上嫚罵曰豎子能為

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貢父曰與猶待也原父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賈音古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

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括地志聊城故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更工衡翻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有罪而居作者為徒有罪而沒入官者為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按班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樂說也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儻不就儻武然之辭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彊其兩翻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不用蒯徹見十卷四年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

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于陳見上卷六年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閈侯旰翻王于況翻朝直遥翻請才性翻又如字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見十卷四年其後漢

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見十卷五年）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復扶又翻）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徼一遥翻）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醻時流翻）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衣翻）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于參合（姓譜柴姓高柴之後班志參合縣屬代郡括地志參合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喜者喜除其偪憐者憐其功大）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

何寬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銳精言磨淬精鐵而銳之也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余謂顧反視也反已而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置猶舍也又赦也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為太原郡治所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于中都也恒戶登翻大赦天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

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章懐太子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為予偽翻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

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復扶又翻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此以漢書本紀為据梟越首洛史記高祖紀作夏夷彭越三族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夏誅彭越益以盧綰言為据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姓譜欒晉卿欒氏之後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提挈也挈而趨鼎欲投之於湯趨七俞翻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

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從子容翻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　丙午立皇子恢為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羲叟長歷三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作二月丙午但通鑑尤

書三月夷彭越三族方於此書立子恢為梁王則又是三月丙午丙寅立皇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　夏四月行自洛陽至　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晉志秦使任嚻趙佗攻粵畧取陸梁地遂定南粤以為桂林南海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余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粤置南海桂林象郡此南海尉止典南海一郡兵猶三十六郡之尉也安得兼典桂林象郡任嚻既死秦已破滅趙佗始擊并桂林象郡以此知非兼典也佗徒河翻使陸賈即授璽綬姓譜陸古天子陸終之後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

嚻病且死任音壬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班志龍川縣屬南海郡裴氏廣州記龍川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為號師古曰今循州語曰語牛倨翻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蘇林曰新道秦所新通越道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班志番禺縣屬南海郡尉佗所都今為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愚又魚容翻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長知良翻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皮義翻行

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遣陽僕出豫章下橫浦則橫浦通豫章之路也杜佑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班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有故秦湟谿關郡國志陽山縣洭水之南即其故墟本南越置關之邑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湟音皇）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後武帝改為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椎頭髻也）

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魋音椎結讀曰髻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尉佗本真定人故貫云然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國不念墳墓宗族是反天性也椎髻以從蠻夷之俗是棄冠帶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倍蒲妹翻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王王下于

況翻下故王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彊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

復扶又翻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崎丘宜翻嶇音區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余謂遽者急促也今江南人謂之便何至便不如漢也遽其庶翻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橐中裝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如淳曰明月珠之屬也師古曰有底曰囊

無底曰橐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佗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佗送師古曰佗猶餘也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卒子恤翻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治直之翻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鄉讀曰嚮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

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為于僞翻粗生五翻畧也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惡烏路翻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戶者謂守門戶者也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班志舞陽縣屬潁川郡應劭曰舞水出其縣之南史記正義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曷翻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枕之鴆翻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

何德也德蒲拜翻疲極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謂與李斯謀殺扶蘇立胡亥也帝笑而起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謂葅其骨肉是也賈公彥曰有骨為臡無骨為醢菜肉通全物若䐑為葅細切為齏作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及漬剉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葅醢醬所和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賁音

肥姓也赫其名也姓譜有賁姓以為縣賁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賁浦皆音奔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遺于季翻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傳柱戀翻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語牛踞翻怨於元翻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師古曰微驗者不顯言其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班志汝陰縣屬汝南郡春秋胡子之國史記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余據唐陽城縣屬河南郡與漢汝南之汝陰相去頗遠又據史記滕公傳平城圍解增食細陽千戶細陽縣屬汝南郡益與汝陰鄰境索隱曰汝陰屬汝南亦據班志也名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疏分也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名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勾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為固故棄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棄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為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棄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驪山之徒慮不及遠也重

直用翻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為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麗與驪同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皆為于偽翻下間為為妻為上同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月庚子厲王長元年漢書諸侯王表十月庚午立今從漢書帝紀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所謂四皓也避秦之亂隱於商山索隱曰按陳留志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

夏黄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甪盧谷翻一說建成侯呂釋之曰班志建成侯國屬沛郡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位已至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閒古莧翻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彊其兩翻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

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呂澤夜見呂后按恩澤侯表有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今此上云建成侯而下云呂澤恐誤當為釋之是又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

聞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上欲使太子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云云上遂自行上破布歸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

侯本招此四人之功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柅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柅其事不過汚高祖數寸之刄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繒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哉此特辯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猶蘇秦約六國從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魯仲連折新垣衍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耳凡此之類皆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皆不取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惟思也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又翻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

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一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用翻病甚楚人剽疾剽匹妙翻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監古銜翻彊其兩翻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予據古世子有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少詩照翻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應劭曰材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

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至光武罷省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楚益發兵與布戰于二縣之間杜預曰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而分為三欲互相救出奇譎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

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

軍散如字敗補邁翻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

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鄿西班志鄿縣屬沛郡布兵精

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拄之庸城地名必亦在鄿縣西望布軍置陳

如項籍軍上惡之陳讀曰陣惡烏路翻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

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

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一十步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酒酣樂音洛下同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音戶甘翻上自為歌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行戶剛翻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顧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除其民不豫賦役復方目翻與讀曰預樂飲十餘日乃去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蘇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余據布軍既敗走江南則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

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永如淳註洮陽之洮音韜益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內疑近是也杜佑曰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西北按今全州漢洮陽縣地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僞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鄉鄱陽縣之鄉也班志鄱陽縣屬豫章郡鄱古么翻余據史記及漢書高紀皆言追斬布番陽竊意茲鄉當在番陽界非鄡陽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班志當城縣屬代郡闞駰十三州記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桓都山作城故曰當城史記正義曰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考異曰盧綰傳云漢使樊噲擊斬豨按斬豨者周勃非樊噲也上以荆王賈

無後更以荆為吳國辛丑立凡仲之子濞為吳王（服虔曰濞音帔普懿翻）王三郡五十三城（為後濞以吳反張本）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良先行太子少傅事以諫不聽因稱疾不肯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嬖驪姬欲立其子故廢太子申生而以驪姬之子奚齊屬荀息而立之公薨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卓子里克殺卓子迎立惠公惠公為秦所執既歸而薨子懷公立秦納文公而殺懷公晉乃定）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

胡亥自使滅祀事見秦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食無味之食也孔文祥曰與帝俱攻冒若難俱食淡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周禮卝人注物地占其形色知鹹啖也釋文啖直覽翻疏作鹹淡則知啖淡古字通用其可背哉背蒲妹翻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謂太子少謂趙王通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汙烏故翻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

王乃止不立　相國何以長安地陿陿與狹同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槀為禽獸食師古曰槀禾稈也言恣人田之不收其槀稅也索隱曰苗子還種田人收槀入官槀工老翻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賈音古為于偽翻下遐嫁翻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師古曰前問謂進而請也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感衛尉之言故慙悔而不悅也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

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數所角翻）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為于偽翻）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王于況翻）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

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間古莧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欲使之連兵相持勝負久而不決也）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班志辟陽縣屬信都國辟必亦翻姓譜有審姓食其音異基）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閉其蹤跡藏匿其人也）謂其幸

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翻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遂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

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苟推得長沙桂陽耳今封織南海王復遣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

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謂劍也中竹仲反見賢遍翻]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醫扁補辨翻]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多少之少師古曰戇愚也古者下紺翻今則竹巷翻]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

知讀曰智少詩沼翻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復扶又翻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夏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壽五十三　考異曰漢書云呂后與審食其謀盡誅諸將酈商見審食其說以如此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按呂后雖暴戾亦安敢一旦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滎陽樊噲不在代此說恐妄今不取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為己身之幸也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班志長陵縣高帝置屬左馮翊皇甫謐曰長陵在渭水北

去長安城三十五里臣瓚曰在長安北四十里括地志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陵寢皆以晦朔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粧具陵旁起邑置令丞尉奉守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見九卷元年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帝既滅項羽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韓信申軍法帝命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叔孫通制禮儀見上卷六年七年又與

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剖符作誓謂剖符封功臣刑白馬與為山河帶礪之盟也丹書鐵契者以鐵為契以丹書之如淳曰金匱猶金縢也師古曰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重慎之義蓋謂以丹書盟誓之言于鐵券藏之以金匱石室而藏之宗廟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摸物之摹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朱土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給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余謂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

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師古曰惡謂毀譖言其罪惡也音如字晏駕者天子當晨起早作而忽崩隕不出臨朝凡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晩出也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如淳曰駟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傳株戀翻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嬃音須師古曰行計謂于道中行且計也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名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載檻車傳詣長安傳柱戀翻遞也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畏呂頦讒之於太后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請得宿衛禁中也復扶又翻下同使太后乃以為郎中令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傅教惠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赭衣囚服也以赤土染之赭止也翻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

曰高帝屬臣趙王屬之欲翻王年少少詩照翻下同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間古莧翻隙也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謚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人之事故漢家之謚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鴆鳥大如鶚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范成大曰鴆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鴞差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唯食毒蛇遇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啄蛇吞之山有鴆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往時人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鴆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此禽至究極毒所謂酖即鴆酒也陸佃埤雅曰鴆似鷹而紫黑喙長七八寸作銅色食蛇蛇入口輒爛屎溺着石石亦為之爛羽翮有毒以櫟酒飲殺人惟犀角可以解故有鴆處必有犀飲於禁翮犂明徐廣曰犂猶比也比至天明也諸言犂明者將明時也呂靜曰犂結也力奚翻程大昌曰徐說非也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

也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康云力追切未知何據帝還

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薰耳令聾也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瘖於今翻使居廁中

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治事已自如太子然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記曲禮號戶高翻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身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　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乃畢故書以始事杜佑曰惠帝所築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苑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高祖庶長子肥也朝直遥翻　飲於太后

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蓋以宮中以兄弟齒列為序非外朝君臣之禮坐徂臥翻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巵太后恐自起泛帝巵漢書音義泛音幡索隱音捧余據泛駕之泛其義為覆則音覂亦通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史士說王師古曰內史王國官士其名也班表王國有內史掌治民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五行志曰溫陵之家見賢遍翻　隴西地震　夏旱　郃陽侯仲薨仲即代王喜封

鄗陽事見上卷高祖七年　鄭文終侯蕭何病謚法有始有卒曰終蒙曰克成令名曰終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僻隱也垣墻也治直之翻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埶家所奪癸巳以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曰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余據戰國時蘇秦使舍人資送張儀入秦李斯為呂不韋舍人謂為私屬官可也以為主家事則拘矣趣讀曰促速也治行謂飭治行裝也　吾將入

相居無何居無何謂居無幾時也相息亮翻下同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言推舉以為賢也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無更改更工衡翻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木質朴也訥謇於言也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漢制丞相官屬長史之下有掾史令史等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斥卻也逐也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去羌呂翻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言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間欲有所言復飲

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開啟也謂有所啟白以為常者飲之以酒也飲於禁翻復扶又翻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覆敷救翻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窋張律翻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治直之翻與讀曰歟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朝直遙翻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

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較若猶今言較然也畫一言其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師古曰載猶乘也民以寧壹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遺于季翻下同褻息列翻汙也

嫚傲也高后大怒名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郎三將秩二千石典領中郎屬郎中令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見上卷高祖七年 考異曰季布傳云前陳豨反於代相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按平城之圍乃韓王信反非陳豨反也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莫連翻又莫官切又音慢欺誑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

張釋報書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大謁者蓋其長也 考異曰史記文帝本紀及惠景間侯者表漢書匈奴傳皆作澤史記呂后本紀八年中大謁者張釋漢書紀作釋卿恩澤侯表及周勃傳皆云張釋顏師古注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從史記呂后本紀漢書恩澤侯表周勃傳深自謙遜以謝之遜與遜同順也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四乘證翻繩冒頓復使使來謝復扶又翻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句音鉤從諸侯滅秦功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

甌世號東甌王閩越王無諸高祖五年受封都治今福州候官是也帝又封搖於東海東海即東甌今温州永嘉是也應劭曰搖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濵海此閩越東越所由分也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自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今年春又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就役不欲復勞之故發王侯徒隸　秋七月都厩災都厩大厩也屬太僕

是歲蜀湔氐反班志湔氐道屬蜀郡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又百官表有蠻夷曰道則其地盖湔氐居之故曰道也湔則前翻裴松之音蕑氏丁奚翻　擊平之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后張敖女也魯元公主降敖而生后因下文重親故直書帝姊魯元

公主女旣以紀人倫之變且著外戚固寵也重直龍翻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服其竭力服勤于田事孝弟人倫之大力田人主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其身以風厲天下也弟讀曰悌復方目翻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卽位至是始冠孔穎達曰案畧說周公對成王云古者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世本謂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于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則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古者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其士則二十而冠古者行冠禮於廟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所謂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諸侯則四加而有玄冕故大戴禮云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當五加袞冕也鄭熊曰漢改皇帝

冠為加元服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師古曰非大朝見中間小謁見曰間往天子出入警蹕辟止行人數蹕則人以為煩鄭氏周禮注曰國有事王當出則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也賈公彥疏曰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備非常也蹕壁吉翻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武庫在長樂未央之間故禁複道始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冠月旦以遊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宮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直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服言衣冠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

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遊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夜遊衣冠皆非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壞音怪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師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孝經注宗尊也廟貌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為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

置敢諫之鼓後漢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賈誼曰三代之君則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三輔黃圖鴻臺在長樂宮中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飛鴻于臺上故曰鴻臺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

㕔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掌織作繒帛之處班表少府有東織西織凌力證翻又音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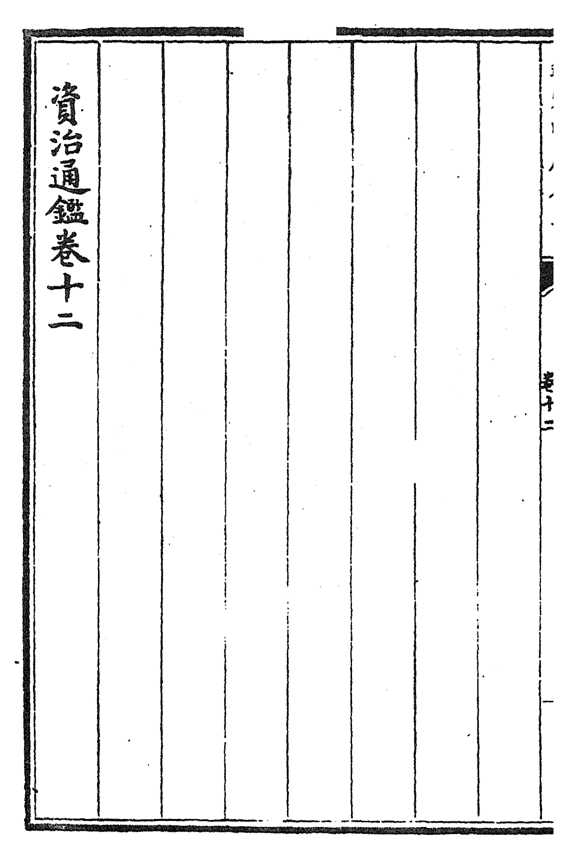
五年冬雷洪範論曰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入地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地是其常經也冬雷為失常桃李華棗實　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齊悼惠王肥薨　夏留文成侯張良薨周公謚法安民立政曰成賀琛

臣謐佐相克終曰成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將即亮翻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壽二十四安陵在長安北三十里師古曰去長陵一十里　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故稱制


資治通鑑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